四友齋叢說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三

太祖時士子經義皆用註疏而參以程朱傳註成祖既修五經四書大全之後遂悉去漢儒之說而專以程朱傳註爲主夫漢儒去聖人未遠學有專經其傳授豈無所據況聖人之言廣大淵微豈後世之人單辭片語之所能盡故不若但訓詁其辭而由人體認如佛家所謂悟入蓋

體認之功深則其得之於心也固得之於心固則其施之於用也必不苟自程朱之說出將聖人之言死死說定學者但據此畧加敷演湊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書爲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嗚呼朝廷求士之心其切如此而有司取士之術其乖如彼余恐由今之日以盡今之世但用此輩布列有位而欲致隆古之治是猶以酖毒愈疾日就羸憊必至於不可救藥而後已耳嗚呼惜

哉
楊升菴云註疏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主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大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則知聖賢雖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言學者摭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始則盡掃百

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謂之因陋就簡則有之博學詳說則未也噫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之論經術哉

近時之人皆言　祖宗以經義取士恐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又以爲作古詩文甚難經義直淺淺耳此大不然蓋經義皆聖人精微之藴使爲古詩文則稍有聰明之人畧加隱括便能成章若聖人之言非有待於藴藉真積之久其何能

以措一辭乎况必有待於蘊藉真積則利根之人沉欝既久化輕俊爲敦厚鈍根之人磨礪已深矯頹惰爲奮迅故賢智者不見其有餘愚不肖者不見其不足蓋以養天下之才正欲得其平而用之愚以爲自漢以後取士之科莫善於此但令讀舊文字之人一用則躁競之徒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之會而體認經傳之人終無可進之階　祖宗良法美意遂天淵矣其流之弊一至於此痛哉痛哉

南京道中每年有印差道長五人例有贓罰銀數千丁巳年屠石屋葉淮源管印差要將贓罰銀送國子監刻書因見訪及爾時朱文石爲國子司業余與趙大周先生極力慫恿勸其刻十三經註疏此書監中雖有舊刻然殘闕已多其存者亦皆模糊不可讀福州新刻本復多訛舛失今不刻恐後遂至漫漶所關亦不爲小諸公皆以爲是大周托余校勘余先將周易校畢方校詩書二經適文石解官去祭酒意見不同將

此項銀作修二十一史板費去其事遂寢
夫用傳註以勦取科第此猶三十年前事也今時學者但要讀過經書更讀舊文字千篇則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夫讀千篇舊文即取青紫便可榮身顯親揚名當世而體認聖經之人窮年白首饑凍老死迄無所成人何不爲其易且樂而獨爲其難且苦者哉人人皆讀舊文皆不體認經傳則五經四書可盡廢矣嗚呼有天下之責者可不痛加之意哉

余在南都時嘗與趙方泉督學言欲其分付上江二縣將書坊刻行時義盡數燒除仍行文與福建巡按御史將建寧書坊刻行時義亦盡數燒除方泉雖以為是然竟不能行徒付之空言而已

有司以近來學者全不理會經傳但讀舊文字以取科第近聞欲專以後場策論為主嗚呼是見樹木之枝幹蠹蝕便欲拔其本根而去之殊不知拔去本根則枝幹將曷從生哉夫經術所

以經世務故經術本根也世務皆由此出不由經術而求世務之當得乎故今時但當嚴立科禁一切學者有應臺試省試者凡用舊文字之人痛加黜罰如能體貼聖人旨意雖行文或未盡善亦須曲爲褒舉庶幾可以挽回此風然今之主司未必非讀舊文字之人又安得此理會經傳者而爲之辨識哉

我朝留心經術者有楊文懿程篁墩蔡虛齋章介菴諸人

余以爲十三經註䟽板頭既多一時工力恐難猝辦但得將古註十三經刻行一部則大有功於聖學而於　聖朝政治不爲無補且亦可以嘉惠後學其費不上一二百金但得一有意太守便可了此惜無可與謀者

緯書出於東漢盖因光武好讖故東漢諸儒僞造此書今周易乾坤鑿度禮含文嘉諸書皆有傳寫本大率皆言符讖占候之事於本經無所發明但古書難得今不可不存其本也

朝廷於有關經術之書當遍加訪求士大夫一遇此類亦須極力購之若有力便當刻行蓋去聖日遠則經教日湮而後之談經者將日下一日矣縱有小疵亦當過而存之使後世學士猶可取以折衷今小說雜家無處不刻何獨於經傳而靳惜小費哉

漢人說經皆有師法不泥文字蓋於言句之外自出意見而終不失本旨世之所行如焦贛易林孔安國尚書大傳韓嬰詩外傳大戴禮是經

之別傳而皆可與之並行者也較之後世因文立義泥而不通者何啻天壤今乃欲盡廢彼而從此抑又何耶

詩有細春秋有微此書今皆不傳聞李中麓家藏書甚多亦有意搜訪諸經各家傳註想亦有世所不傳本恨無從一訪求之耳

京房易傳一書今雖有刻行本但以五鄉六親世應生刻立說正類今占卦家之言恐是後人附會然京房喜言禍福或者是其本書不可考

也

宋人說經始於劉原甫劉有七經小傳言簡理暢尚不失漢儒之意余始得抄本甚珎重之後以與朱文石司成巳刻板於南太學

劉原甫又有春秋權衡一書甚好余有一冊乃宋板今亦在文石處

宋世名賢如范文正公歐陽公呂晦叔王介甫司馬文正公蘇東坡黃山谷皆言學但皆本之經術以求實用不空談心性此其所以爲有用

之儒耶

東坡云春秋之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能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見之

漢儒尚訓詁至唐人作正義而訓詁始蕪穢矣宋人喜說經至南宋人作傳註而說經遂支離矣

黃山谷在當時不甚講學然學問皆有切實工

夫又其言甚有理趣如其言以我觀書則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已茫然宋儒亦甚稱之余觀集中言論更有出此上者今盡括出以示後人

黄山谷與蘇大通書云既在官則難得師友又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飽閑散耶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居一州一縣求師法也讀書光陰亦可取之數乘間耳凡讀書法要以經術爲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

遇事得失易以明矣此皆切實近裡工夫其言逈出宋儒之上又云公家二父學術跨天下公當得之多輒復貢此此運水以遺河伯者耶則大道乃東坡之子姪也

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巳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

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泛觴灊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

滇比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誠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與諸生爲德也山谷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歸觀世故皆在吾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其心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根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之特立獨行者蓋

用此道耳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脉有開有塞而至扵九川滌蕩四海會同者也

汶山之水濫觴及其成江横絶呉楚涵受百谷以深其本源故也

精扵一則不凝滞扵物鞭其後則無内外之患胥次寛則不爲喜怒所遷人未信則反聰明而自取顛淵曰舜何人哉隰朋愧不如黄帝夫設

心如是豈暇與俗人爭能哉

富貴在天安可以人力計較耶知寸心不與萬物同盡則在此不在彼矣人當開拓胷次以天地為量求舜禹比肩則衡門之下古人不遠

我朝薛文清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好談理性豈是不長於經術但既托之空言遂鮮實用其門弟子文蹈襲其師說各立門戶深衷厚默勦取道學之名以為進取之捷徑自是經術道學始岐而為二矣

令　朝廷若欲求經術之士廟堂諸公集議行之亦甚不難蓋翰林院元設有五經博士而翰林院亦有秀才名色當精選深于經術者爲博士招集天下之能通經者皆隷焉公家月廩餼之日省月試必待精深然後官之則庶乎可以廣求士之門而學者競趨於經術亦不長文詞浮艷之習此選舉之佳事也蓋　祖宗元有此門舉而行之在當軸諸公有意與無意耳如欲訪求經術之人當令各郡太守凡遇考滿之期

各選三四人自隨如古之所謂計偕者與之俱
至京師送禮部考選如計偕之人果能通經即
第任內功蹟若非其人舉主即加黜罰其無者
聽然亦必以有無爲殿最或庶幾可望得人
章介庵先生爲南畿督學是年歲考其適領案
後以事謫授松江貳守遂爲相知會以公事至
海上訪余敝廬見堂中懸馬西玄見贈詩介庵
指之曰此公正人也余亦數至府衙即相留竟
日所談皆學業不及公事嘗言少年時讀書五

經四書大全書眉上標寫皆潘文言圓覺經說
理精到是與孔子對床聽的宋儒傳註只在孔
子床脚底下鑽如何會識得又痛黜詞章之學
時余字登之嘗對郁子江言我聞何登之喜讀
文選與藝文類聚諸書縱讀得精熟有甚用處
然文章亦學者之事故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某意以爲力或有餘則兼之未必不是
介庵是臨川人想其學亦出於象山然只談經
學未嘗旁及理性其議論自立意見不隨人可

否嘗言王荆公三不足之言皆是蓋爲治當法
堯舜則祖宗何足法能脩德以弭灾則天變何
足畏若我之所行果是則人言何足惜又言南
宋秦檜力主和議蓋因當時國勢已蹙中原未
必可復而諸軍所過殘暴慘酷甚於胡虜則休
兵息民亦何可盡非其言蓋自有見

余家舊藏書幾四萬卷後皆燬於倭夷近日西
亭殿下以爲余家藏書尚存托蔡州守以書目
寄來假索抄錄皆是諸經各家傳註余細閱之

易有五十四家詩十九家書二十七家春秋六十三家周禮十二家儀禮四家禮記十一家皆與文獻通攷經藉攷相出入亦有經籍考所無者恨無以應其求矣又嘗見西亭所撰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亦有發明處蓋亦留心經術者今士大夫一登甲第都美官則不知視經傳爲何物矣使士大夫皆能如西亭之留心經傳何患經術不明經術明何患天下無善治乎余所撰語林山東各王府亦時時差人買去則知河間

獻王何代無之今議者欲用宗子人才未必無見

叢說卷之三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四

陽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眞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蓋此良知即孔子所謂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者即孟子所謂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即中庸所謂性即佛氏所謂見性成佛乃得於稟受之初從胞胎中帶來一毫不假於外故其功夫最爲切近陽明既已拈出學者只須

就此處着力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聖之功其或雜以巳私則於夜氣清明之時反觀內照而其虛靈不昧之天必有赧然自媿者因此漸漸克去損之又損而本體自無不具矣又何必費許多辭說哉夫講論愈多則枝葉日繁流派日廣枝葉繁而本根萎流派廣則源泉竭岐路之多楊朱之所以下泣也其於理性何益哉

今世談理性者耻言文辭工文辭者厭談理性斯二者皆非也葢文以紀記政事詩以宣暢性

情此古之文詞也後世專工靡曼若春花艷發但可以裝點景象於世道元無所補及其浮艷之極或至於導欲宣淫若夫談理性則玄虛要眇間有能反觀內照則澄汰之功於身心不無所補然其靜默之極遂至於坐忘廢務夫宣淫導欲過止一身坐忘廢務禍及家國而況乎理性未易窺測苟有毫釐之差乃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此也則亦豈細故哉故學者莫若留心於經術夫經術所以經世務而況乎成性存存

之說精一執中之傳使後世最善談理性者亦豈能有加於此哉

嚴下放言云三代絕學之後心性之說唯老莊佛氏能窺測一二其言亦似有見

昔呂申公當國申公好禪學一時縉紳大夫競事談禪當時謂之禪鑽今之士宦有教士長民之責者此皆士風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於上則天下之人群趨影附如醉如狂然此等之徒豈皆實心向學但不過假此以結在上之知

求以濟其私耳澆競之風未知所届旣入其笠又從而招之在上諸公恐亦不得逃其責也

晋人喜談玄虛南宋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終於不競宋自理宗之後國勢日蹙而胡虜乘釁得以肆其竊據之謀故當時有識者云遂使神州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宋人亦言不講防秋講春秋蓋深以爲失計也此非所謂遊談妨務禍及家國者耶或者晋宋當偏安之朝人主無意恢復而豪傑之士無以展其所

抱故退處里巷講明學術以啓迪後進固無不可豈有當此盛朝土地之廣生聚之衆政事之繁多既委身於國受民社之寄日勤職業猶懼不逮而乃坐糜廩祿虛冒寵榮終日空談全廢政務豈非聖世之所必誅者哉

心性之學吾輩亦當理會蓋本源之地理會得明白則應事方有分曉然亦只是自家理會間有所得則劄記之以貽同志可也豈有創立門戶招集無賴之徒數百爲群棄本業競事空

談始於一方則一方如狂既而一國効之則一國如狂至於天下慕而効之則天下如狂正所謂處士横議惑世誣民即孔子所誅少正卯所謂言辨而僞行僻而堅者正此類也其何以能容於　聖世耶

我朝薛文清吳康齋陳白沙諸人亦皆講學然亦只是同志薛文清所著讀書録康齋白沙俱有語録正門人劄記之以貽同志者何嘗招集如許人唯陽明先生從游者最衆然陽明之學

自足聳動人況陽明不但無妨於職業當桶岡横水用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許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若陽明者真所謂天人三代以後豈能多見而後世中才動輒欲効之嗚呼幾何其不貽譏於當世哉陽明同時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學時講學其門生甚多後爲南宗伯揚州儀真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爲行窩中門生此輩到處請托至今南都人語

及之即以爲談柄甘泉且然而况下此者乎宜乎今之謗議紛紛也

莊子比舜爲卷婁卷婁羊肉也以爲舜有羶行故群蟻聚之今若在外之兩司與郡縣守令凡士子之升沉人家之盛衰胥此焉係則又豈但如卷婁而已哉故今兩司郡縣諸公尤不宜講學蓋以其聲勢之足以動人而依倚聲勢之人進也夫依倚聲勢之人進則持身守正之士遠矣尚何恠乎今世士君子之恥言講學哉

今之講學者皆以孔子言有教無類又以爲佛家言下下人有上上智故云人人皆可入道講學不當擇人是不然蓋孔子亦嘗言之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記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夫所謂無類云者蓋指專心求道者而言也然今世豈有專心求道之人夫求道者惟愚魯之人其心最專故最易入道若曾子竟以魯得之者是也今之所當辨者正懼其智巧過人耳佛氏謂下下人者亦指混沌未鑿者而言六祖

蓋混沌未鑿者今之初地人其能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語耶正以今世無不鑿之人故也是惡可以不擇哉

朱子作傳註其嘉惠後學之功甚大但只是分頭路太多其學便覺支離論語首篇學而時習之一章便說差了蓋因有三箇乎字遂把三章分作三段看以不亦君子乎屬在人不知而不慍一句上非惟失了夫子之意亦且不知夫子

作文之法矣此學字說得甚大蓋即是學爲聖人之學即復其初就是除此外別無學夫學而至於時時習之則功夫無有間斷矣夫顏子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今時時習之無有間斷至於中心喜悅則完全是一箇聖人體段故程子曰義理浹洽於中則說此言甚好然功夫全在此一句後面兩節只輕輕說過去以見聖人之全體夫學已到至處由是人知之則樂人不知亦不慍豈不爲君子乎蓋君子即聖人悅樂不

慍三字是對待說而君子一句總說到學而時習之今朱子以爲人知之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則是以爲到不慍方纔成得君子是豈聖人之意哉且學以爲巳人之知與不知於我何與何不知而遂以爲逆以此分別難易淺深終是未安

大凡讀書須要通前徹後看始得聖人之意如論語一書乃孔子平日所以敎人者其第三章即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後又曰巧言令色足恭

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又曰是故惡夫佞者又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蓋佞是巧言美是令色及聖人之所取者則曰剛毅木訥近仁蓋剛毅則非令色木訥則無巧言正是相反處又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夫巧言令色足恭皆是忘己以媚悅人者想周末衰世多有此等人故夫子深惡而痛絕之至許仲弓以南面則取其居敬而行簡之一言他日又稱之曰雍也仁而不佞孔門最重者仁

未嘗輕以許人想仲弓亦是箇剛毅木訥恭而有禮的人故孔子以仁與南面許之今世大率以柔顔媚語者爲仁以直言厲色者爲不仁其去聖人之意遠矣

門人之記孔子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蓋温近於令色厲則非令色矣恭近於足恭安則非足恭矣威非作威只是君子不重則不威之威故夫子所稱五美其一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

乎威亦近於剛毅實則何嘗猛合此數處而觀之可以見聖人之意矣

六經之言含畜深遠如莊子逍遥遊其言理性最活潑處然反覆數百言只做得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的注脚

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孟子所謂四端蓋本於此孔子但雜出之未嘗並論其所雅言者只一仁字如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

之間違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又曰好仁者無以尚之蓋人能全體得一箇仁
此心純是天理則四德皆并包其中蓋自有不
期合而合者
孔子只說仁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此是
人心之生意萬善皆從此出生生不窮令人以
果子核中之物謂之曰仁最好如言挑仁杏仁
瓜仁之類是也蓋造化之妙包於此中而發生
長養皆從此出以此言仁親切有味有子曰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正有若之言似孔子處蓋仁必自孝弟始人能孝弟則仁根焉而道自此生矣至孟子以仁爲事親義爲從兄便覺又生一箇枝節及其說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孟子自得之最深處學者體認此章須到有不知手舞足蹈處方是有得

孔子荅羣弟子問仁皆因病而藥獨顏淵問爲仁則真有切實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實力行告之曰克己復禮爲仁繼之曰非禮不視非禮不聽非禮不言非禮不動此是爲仁最切要的功夫心經言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其原葢出於此雖佛家亦以爲第一義諦然謂之曰無便覺有着

夫子許仲弓以南面仲弓以子桑伯子爲問葢二人皆簡者也其氣質相類因遂及之夫子對

以可也簡則未深許之也夫簡者多失之誕傲故夫子他日又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及仲弓問仁夫子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正欲裁之以敬也則居敬行簡之對其在問仁之後歟

孟子深造之以道章曰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皆是實際的說話苟非身到其地安能爲此言孔門諸子皆所不逮

中庸尊德性章此是聖人全體工夫蓋德性乃吾所受於天之正理尊者所以體而全之也若欲全此德性必待問學以充之問學而非廣大則規模狹隘將泥而不通故必致廣大廣大者易至於闊畧故必盡精微非高明則志意沉滯將鬱而不暢故必極高明高明者常失於亢厲故必道中庸涵養尋繹此温故也然於舊知之中又能引伸觸類潛滋暗長故曰知新淳龐磅礴此敦厚也然於混淪之中又能節目周詳文

理密察故曰崇禮工夫大約有此數者然於數者之中初無差別亦無漸次必欲會其全功又須打做一片方是聖人之學如何分做存心致知兩截又云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解支離破碎全失立言之意況曰日知曰謹加一日字便有漸次之意在

楊升菴云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蓋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爲註脚

以空索爲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迓鼓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

論語先進於禮樂章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朱子以爲先進於禮樂文質彬彬今反謂之野人亦失聖人之意夫野人

未必便會文質彬彬蓋周雖尚文始也承殷之弊故先進尚質多於文世遂謂之野人及其後漸過於文世遂謂之君子均之爲失中也及夫子酌其中而言之則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今後進之君子則據時世而言其與彬彬者異矣然孔子之用禮樂乃舍君子而必欲爲野人者何耶亦只是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意蓋欲循其本耳所以救時之失也

朱子好將功夫分開說如所謂省察存養之類終難道教學者撇了省察方去存養撇了存養又去省察頭路忒多如何下手極是支離陸象山只教人靜裡用功若存養得明白則物欲之來如鏡子磨得明淨自然照得出故後人以象山之學近於釋氏然爲學本以求道苟得聞道則學者之能事畢矣又何必計其從入之路耶昔朱陸嘗會於白鹿洞兩家門人皆在象山講君子喻於義一章言簡理暢兩家門人爲之墮

決亦多有去朱而從陸者則知功夫語言元不在多也

余小時讀經書皆爲傳註纏繞無暇尋繹本文故於聖人之言茫無所得今久不拈書本傳註皆已忘却閑中將白文細細思索頗能得其一二乃知傳註害人亦自不少

在留都時趙大周先生入覲反留都語良俊曰在京師曾一見何吉陽吉陽問余曰大周這些時何故全不講余曰不講吉陽又問曰若不講

何所成就余應之曰不講就是我成就處吉陽無以應盖大周先生之學已到至處是即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夫佛家猶有打圈有喝棒有許多使人悟入處吾儒只會弄口舌口舌縱弄得甚伶俐作麼用處此正如佛家云別人弄了刀又弄戟件件弄到都不會殺人我家只有這把刀提起來便會殺人昔文殊師利往維摩處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叉手向本位立

地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今之講學若悟得此意便是進得一步今世豈有此等人哉

壬子年至京師是年冬聶雙江先生進大司馬先生在部中每日散衙後即遣人挍良俊至火房中閑談先生但問吳中舊事與吳中昔日名德絶口不及講學蓋這箇東西人人本來完具但知得者自會尋得出何須要講況中人已下者但可使由之又不必講惟可與言者始與之

言此所謂因材而篤正雙江之一大快也若今之講學者不論其人之高下拈著便講而其言又未必有所發明其視雙江與大周先生蓋天壤矣

余授官南歸雙江作文送行而其舉以相告者惟自反於子臣弟友之間今載在集中者是也夫能自反於事親事君從兄處友之間而能言顧行行顧言則學者切實近裡之功孰有能加於此者哉又以見子思發明道之費隱正是其

吃緊爲人處然際鳶之所戾莫高匪天矣際魚之所躍莫深匪淵矣皆道之所在也夫道極於天地而實不出於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及其至也則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則自反於子臣弟友者是也然此不出乎日用之常苟於此而能言顧行行顧言則慥慥乎君子矣而道夫豈遠哉今之講道者率舍近而求之遠抑又何也

我朝陳白沙王陽明二公之學功夫簡捷最易

入道世或病其出於象山余謂射者期於破的渡者期於到岸學者期於聞道而已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畢矣又何必問其所從入哉令於齋先生刻學則二書獨象山之言簡明快惕其奥緊爲人處甚多讀之令人有感發猛省處

程篁墩有道一編大率言朱陸之學本出於一愚謂顏子最明敏孔子稱其聞一知十則是顏子聞道以敏又曰參也魯則是曾子聞道以魯

然皆可入道即孟子所序前古聖人此皆道統授受所係然禹以拜善言湯以執中文王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武王以不泄邇忘遠周公以思兼三王孔子以作春秋各有其道不相沿襲然皆能上繼道統未必盡同夫千蹊萬逕皆可以入國易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之謂也則古人之所未必盡同者安用強而同之哉

陽明先生之學今遍行宇內其門弟子甚衆都

好講學然皆粘帶纏繞不能脫洒故於人意見無所發明獨王龍溪之言玲瓏透徹令人極有感動處余未嘗與之交不知其力行何如若論其辯才無礙真得陽明牙後慧者也

叢說卷之四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一

史之與經上古元無所分如尚書之堯典即陶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臯陶謨益稷禹貢即有夏氏之史也湯誓伊訓太甲說命盤庚即有殷氏之史也泰誓牧誓武成金縢洛誥君牙君奭與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子脩書取之爲經則謂之經及太史公作史記

取之以爲五帝三王紀則又謂之史何嘗有定名耶陸魯望曰書則記言之史春秋則記事之史也記言記事前後參差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及孔子刪定六經之後天下不復有經矣而周天王及各國皆立史官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内史過内史叔與叔服虢有史嚚衛有史華晋有史蘇史狐史黯魯有史克世掌史事而遂有專史矣當時各國皆有史曾

史偶經孔子筆削寓一王之法故獨傳耳漢興司馬談司馬遷世爲太史令東漢則班彪父子世領史職而二氏卒能整齊漢事成一家言今亦與六經並行矣後世雖代有紀言紀事之官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也今二十一代史具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至於近代之事其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風俗之隆替皆史之流也其大者則領史職者載之若夫識其小者則不賢者之責也故備錄以俟史氏之闕文自

五以至十四共十卷

歷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數者在古則有帝王世紀在兩漢則有司馬彪續漢書謝承後漢書華嶠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在魏則有魚豢魏書江表傳在晉則有王隱晉書臧榮緒晉書陸機晉書曹嘉之晉書晉中興書在宋則有徐爰宋書

其編年之史在兩漢則有荀悅漢紀東觀漢記張璠漢紀袁宏漢紀薛瑩漢紀漢晉春秋獻帝

春秋在三國則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異同魏武帝雜事魏畧蜀記吳曆張勃吳録在晉則有孫盛晉陽秋檀道鸞晉陽秋干寶晉紀徐廣晉紀在宋則有裴子野宋畧南史北史此皆載一代之事耳至司馬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於隋之顯德通作一史名爲資治通鑑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燾長編則繼司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後又有續長編朱晦庵作通鑑綱目大率即通鑑之事而稍寓以書法綱以法經

目以法傳蓋欲以繼春秋之筆也
如應劭漢官儀漢舊儀漢舊事漢雜事漢官典
職齊官職儀晉公卿禮秩大唐六典之類此皆
雜載各代之典章以備作史者也
古稱國滅史不滅故雖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
有吳越春秋越絕書華陽國志蜀王本紀漢末
有九州春秋載袁紹公孫瓚諸人事晉有崔鴻
十六國春秋載五胡之事又有車頻秦書趙書
燕書有秦記凉記蜀李雄書南唐有馬令南唐

書陸務觀兩唐書大率皆覇史也余家舊得一抄本乃載安祿山與史朝義將事共三卷又宋徽欽北狩亦有竊憤録諸書乃知史固未嘗一日滅於天下也

壬子冬到都首謁雙江先生先生問別來二十年做得甚麼功夫余對以二十年惟閉門讀書雖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獵兩遍先生云汝吳下士人凡有資質者皆把精神費在這箇上蓋先生方談心性而鄙記誦之學故也余口雖不

言心甚不然之蓋經術所以經世務而諸史以載歷代行事之跡故六經如醫家素難而諸史則其藥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於今越歷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變取古人成跡斟酌損益庶有依據苟師心自用縱養得虛靜何能事事曲當哉尋常應務猶可至於典章儀式名物度數其亦可以意見處之哉故一經變故棼集則茫無所措遂至於率意定方誤投藥劑非但無救於病其人遂成疣痼矣可

無懼哉

太史公史記爲歷代帝王作十二本紀爲朝廷典章作八書爲年歷作十表爲有土者作三十世家爲賢士大夫作七十列傳其凡例皆以己意創立而後世作史者舉不能違其例蓋甚奇矣

史記起自五帝迄於漢武蓋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爲諸人立傳僅僅若此今觀書中諸傳欲去一人其一人傳中欲去一事即不

可得眞所謂一出一入字挾千金其藏之石室副在人間實不爲過若後人作史無穢冗濫去一人不爲少增一人不爲多今宋元史中苟連去數十傳一傳中削去數事亦何關於損益之數哉

魏其武安其事相聯故并作一傳然終始只一事

范蠡列在貨殖傳本傳只載貨殖事若覇越諸謀畫與越事相聯者則附見越世家中其救中

子殺人事亦附其後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人謂太史公爲孔子立世家非是蓋以爲論道
德則孔子爲帝王師不當在諸侯之列語其位
則孔子未嘗有封爵不當與有土者並是大不
然蓋方漢之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太史公
逆知其必當有褒崇之典故遂爲之立世家夫
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
以土者土去則爵奪以德者德在與在今觀自
戰國以後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則世

家之文莫有過於孔子者史記又以孔門七十二弟子與老子孟子荀卿並列爲傳則其尊之至矣孰謂太史公爲不知孔子哉

史記序六家要旨進道德絀儒術誠有如班孟堅所譏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陳得失有若案斷歷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貫串纍纍如貫珠粲然奪目文章之奇偉孰有能過此者耶

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其堯舜紀全用二典成篇中間畧加點竄便成太史公之文左氏之文

非不奇但嫌其氣促耳至史記季札觀樂一段全用左傳語但增點數字而文字便覺舒徐乃知此老胷中自有一副爐鞴其點化之妙不可言也

史記游俠傳序論至取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之君子義不苟合當世者以此兩者相形以較短長似爲太過世亦以此非之然其文章之抑揚出入若神龍變幻有非人之可能捉摸者蓋甚奇矣漢書游俠傳序其說稍近正文章則去

太史公遠甚二篇不可並觀矣

史記游俠傳序論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爲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傅說板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俠士濟而出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又引鄙語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爲有德蓋言世之所

謂有德者未必眞有德也故竊鉤者非誅之是矣而竊國者天下之大非也則宜爲誅首矣而爲諸侯夫爲諸侯則天下之爲仁義者爭趨之仁義所往遂謂之仁義不復計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門仁義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爲有德然則世之所是者果眞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眞非耶此正如莊子之俶詭愽達謬悠其說以舒其輕憤不平之氣而世之不知者遂以爲此太史公之莊語也豈所謂痴人前說夢耶

班孟堅書雖無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贍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並稱史漢蓋以爲史記之後便有漢書

漢書東方朔傳不承襲褚先生之語而自立論其存董偃事亦周匝頓挫宛如畫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設客難與非有先生論二篇文章亦甚奇偉如諫罷上林苑與對武帝朕何如主諸語其翦裁去取皆妙便可與史記角立

班固書楊王孫傳漢以後未必有如此人縱有

之作史者亦未必能爲之立傳蓋此事雖無大關係然能達大道之本不可使後世不知此等議論

胡建傳其事亦甚俊偉不知史記何故不爲之立傳傳中言孝武天漢中爲軍正丞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後事也

楊子幼傳載子幼與戴長樂辨詰獄辭彷彿魏其武安侯傳東漢書路粹誣奏孔融語遠不逮也

霍光傳廢昌邑王一事序得舒徐詳委亦得太史公法

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同傳故但載其吊屈原文與鵩賦二篇而已然誼所上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爲終漢之世其言皆見施用又其所論貯積與鑄錢諸事皆大有關於政理是何可以不傳班固取入漢書傳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齊漢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唐子西言太史公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亦不是名言

黃山谷言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

又云班固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裘先後字字讀過久之使一代之事參錯在胸中便爲不負班固矣

相傳謂歐陽公不喜史記此理之不可曉者觀

蘇子瞻與黄山谷亦只稱班固書不常道著史記蓋子瞻出歐公之門而山谷則蘇公之友也范蔚宗漢書雖則已落宋齊綺靡之習然子長孟堅世領史職故自司馬談班彪以來皆撰述漢事而子長孟堅不無所因若蔚宗則取華嶠張璠諸書而整齊之首尾貫串勒成一家其叙東漢二百年事簡而不漏繁而不蕪亦可稱名史故世以與班固書並行似不爲過

陳壽作三國志與丁梁州索米又因諸葛武侯

嘗黜其父故傳中言脇敵制勝非其所長世遂稱爲穢史然其敘事簡嚴質實猶不失史家體格自壽之後作史者殆無足言矣

自唐以前諸史唯晉書最爲冗雜正以其成於衆人之手也此之謂百家衣背黃羨夫布褐雖至麁惡然使其爲完衣則猶可適體今或以布褐與錦綺雜綴成服其得爲觀美乎蓋經五胡雲擾之後晉事多遺失而王隱之書晉人元陋其淺鄙唐之諸公遂以郭頒世語劉義慶世

說新語諸小說綴緝成書其得謂之良史乎

沈約作宋書雖非當行家然約本文士出自一手終是可觀

新唐書歐陽公諸志序論甚好宋子京作列傳但做自家文字故唐事或多遺漏世以爲不如劉昫之書爲勝

自陳壽三國志後惟歐陽公五代史平典質直最得史家之體即歐陽文字中亦無有能出其上者這便是當行家

楊升菴云蘇老泉曰唐三百年文章非西漢無敵史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陳壽范曄比肩其論當矣盖雖韓退之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宋之瑣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然以諸史較之五代史固是史筆亦難以盡誣也

史至宋元遼金四家而鄙猥極矣余在南都時趙大周先生嘗議欲刪改宋史余以爲非同志三四人不可盖列傳中有事不關于　朝廷文

非奇偉卓絶之行或武臣之業非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而其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傳須削去數百人其有一事或相關數人而彼此互載重複大甚者當盡數抹去或一人傳中其一二事可録而因及他事有猥瑣不足紀載者亦盡數抹去然後以宋朝諸名公小説可以傳信者以次添入則庶乎其書可傳大周深以爲是後大周以内艱去余亦羈旅落拓無可共事者其

事遂寢

雙江先生在兵部將嘗欲托其修兵部條例蓋
我朝不設丞相而　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凡
歷朝大典章大刑政但取六部陳年案牘查之
事事皆在若將六部案牘中有關于政體者一
一錄出修爲一書則　累朝之事更無遺漏矣
余觀兩漢有會要唐會要宋各朝皆有會要大
率即此類也王守溪筆記言　我朝不設起居
注而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者皆闕恐後代
修史無所依據殊不知今　皇帝臨朝原不曾

有言所批出去者則爲記言所行之事即爲記事也若各部條例一修則欲改　祖宗舊制易於檢尋且甚有關於作史雙江此舉可謂極善會余補官留都刻日南下遂不克就余歸後雙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與之了此一事否

叢說卷之五終